

凡塵曉遇
專欄

同事一場

□李曉

在一个单位工作了30多年，心早已生出包浆。对单位的感情，有时奇妙而幽微。单位，它给了我这辈子谋生的一个饭碗，如果没有单位，像我这样一个靠灵魂喂养的人，会在哪里飘摇。单位，它又让我困守在时间的老房子里，日日年年，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有时感觉脑子里生了锈，心里挂满了网。单位，让我的肉体衰老，让我也大致看见年迈时的模样。

单位在节假日安排同事轮流值班，把一个单位的整幢大楼交给一两个值班的人值守，这其实是一种郑重的托付。这些年，每当轮到我与同事在单位值班，守护着单位大楼，我的心里就生起一种庄重的感情。

夏天周末的一个黄昏，又轮到我值班了。我站在单位楼顶，看外墙上簇簇三角梅在晚霞里燃得正艳。渐渐地，夕阳最后奋力一搏落入地平线尽头，暮色漫过整个城市。城市掌灯时分，我想象着灯火下一个一个家，那些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也默默度过悲欣交集的人生。

我在单位大楼的走廊里徘徊，轻微寂寞缠绕绕爬上心头。我拧亮灯，看见底楼民生服务大厅案台上整齐排列的卷宗、档案盒，里面是各类报表资料，一个个数据都认真严谨，它们牵系着辖区百姓家日常生活的冷暖，但拒绝抒情。一张油漆脱落的小桌，那里是新考进单位工作的大学生小黄。小黄工作勤奋，谦逊低调，嘴也甜，有一天他经过我办公室窗前，见我趴在电脑前敲打，他叫了一声：“李叔啊，不要在电脑前埋头久了，注意休息眼睛。”小黄的话，让我好生感动，我抬头，对他挥了挥手，表示感谢。我心里淤积的一处块垒，也突然间溶解了，那是我平时对个别同事产生的偏见所致。在单位上，同事间不必过分亲热，不要交浅言深，这是我在单位多年总结出来的行为准则，看似老到，实则冷漠。

我从单位底楼漫步到二楼，推开一扇窗户，看见一个案台上空空荡荡，那里是前不久刚刚退休的同事潘大哥。潘大哥在单位似一头耕作的老黄牛，寡言厚道，业务精湛。他起初是从事兽医工作的，后来从事农业工作。潘大哥在单位有一句口头禅：“好好听话，好好工作。”有一次在单位，性子任性的我跟领导为工作上的事情顶撞了几句。潘大哥闻知后溜到我办公室，他劝我：“我跟你说的话，咋不听了呢？到底是单位欠你的，还是

你欠单位的？”潘大哥再次重复他的口头禅：“好好听话，好好工作。”我点点头，表示惭愧。后来，我去跟领导道歉，说自己理解错了。那位领导说，你这个人，我是理解的，但理解归理解，你错的，我一样批评你。我说，那是，那是。

我想起潘大哥退休前夕的一天，他与我们共坐一桌吃午饭。那天单位伙食团得知潘大哥是退休前在单位吃的最后一顿午餐了，特地加了他平时喜欢吃的两个菜：红烧土豆牛肉、凉拌三丝。潘大哥坐在那里，我见他很少动筷子，我说，你多吃啊，潘大哥只点点头。饭后，我陪潘大哥沿着单位大楼走遍了每个同事的办公室，潘大哥与他们一一话别。在单位大楼不远处，潘大哥把手机递给我说，你帮我拍个照片，把这棵树也拍进去。拍照时，风吹来，枝叶婆娑，哗啦作响。潘大哥告诉我，这棵黄葛树，是他那年刚进这家单位时的3月栽下的。一棵树的生长，伴随潘大哥在单位30多年岁月。普通平凡的潘大哥，是单位转动中的一颗螺丝钉。

我来到单位四楼，遇见当天晚上加班的小程，他正在搜集几个数据上报。小程问我：“李哥，今晚值班啊？”我点点头。前年除夕，恰好遇到我与小程共同值班，小程拿来了家里煮好的腊猪头肉，他用小刀切成片放在盘子里，我俩就着两瓶矿泉水相互祝福着新年到来。辞别除夕的钟声还没响起，小程说，李哥，我们再去老街走一走。我们徒步来到老街，清静老街，灯火暖暖。我和小程沿着老巷子，来到河流上的百年石拱桥上，我俩坐在石拱桥上，听着桥下河水潺潺流动，迎来了农历新年的第一缕天光。四年前夏天的那场特大洪水袭击老街，滔滔洪水翻过桥帽，体力矫健的小程，与老街社区的傅哥，潜入洪水中营救被困的十多个居民，这一幕正好被当地电视台记者抓拍到，还在两天后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画面中播出，老街人也噙着热泪看到了。

这个值班的晚上，我走过单位大楼，仿佛听见了一个单位的脉动。在这脉动里，让我重新看见自己，看见平时同事们被我轻易忽视的身影。我涌动着对单位的感情，我伸出双臂，深深拥抱了它的一处墙壁。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能懂的诗

两江五六行

□刘清泉

大印象

因为结庐照母
一半山水有了别样的温柔
乡愁特别眷顾说来
会客厅打开了，推窗见绿
亦见扑面而来的敦厚，远不止
一半城

造车

总装成型，三十秒一辆
在无人车间，车是人的影子

岂止造车呵

天地一窟窿
所有的玩具，都在一念之间

飞

机场是平的
心跳略显陡峭

龙兴是一个自由的名字
飞充满了规则

我在空调房里陪着注意事项
风，正从脚下升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主席）

满村花开

□胡从伟

满村花开，遍地香气
青让青高到山顶，绿让绿大吃一惊
白石村，你让太阳
刮目相看
如果再要什么声音，我就是
你青翠的鸟鸣

十年植树，百年造林
荒坡不再痛苦
因为它披上了野花的锦衣
河水不再断流，因为
它有全村人
滚滚不绝的喜悦泪水

村口快要枯死的大槐树
前年就起死回生
它枝条上的萌芽，除了生出枝枝叶片外
还要开出树树槐花
它们全是我洁净的诗句
每一瓣上，镶着
淡绿的边，每一句里
闪烁着母亲的清辉

你焕然一新
新的楼房，新的街道，新的花园
你的新，如群山如波浪
连绵不绝地起伏
你是我心中之恋，是我
错落有致的翘望
我对你的爱，才献出一半

风雨中，互为拥抱
阳光下，共赴美好
我们要的是青山绿水，风景如画
要的是在紫藤架下
品茶喝咖啡，闲看蝴蝶飞

哦，白石村
你绿得我是你的青翠鸟鸣
你已经不再是
满村白石头，白得
一贫如洗
而今日，你满面微笑
欢欢喜喜地立春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端午，好个欢愁

□周玮

好不容易过了端午！梁实秋先生不堪讨债和拜节账的烦扰，出门避节一天。而我无处可逃，三天似应了一季的欢愁。

两日绵绵雨，丝毫不应季，没有往年立夏前的浓烈张力，像百旬老人时而搔首的手巾，又密又慢，织满了眼前的江河群山。小心翼翼地雨脚跳跃在水面上，那未经世而初展的莲叶见久久未成珠玉，无聊赖地栖止于塘中。成群的小麻雀全然不顾窸窣窸窣的雨浸润纵横交错的树枝，跳跃、飞扑、紧握，盘算着谁家的那一点陈年小米。只有一成年雀儿立于枝头，呆呆地看向我窗边的“雀冢”，忧思多次因窗明几净而葬身于此的亡魂。一滴雨终于完成汇集，它用翅膀拂了拂眼周多余的水痕。

这雨不地道，矫情扭捏。短暂雨停后，大地斑驳难看，凝珠儿的荷叶短暂地初尝落于珠玉的喜悦后，蔫蔫地耷拉着随微风摇曳，似打坐而不静的侣人，眼见的无趣。果然，萧瑟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景象，一片凌乱嘈杂。

不应季、不地道的雨，无关世事地来回反复，经纬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债网”，把一家子渡难的（每周末“南归”，我母亲说一头“鸟窝”的两大两小，像极了电视剧里逃命的难民）牢牢桎梏平方之内，无趣至极。看吧，那两小“家雀”，在撒欢地跳了、扑了、翻了，在每一个角落落地而行，啼出一群闹麻雀的欢笑。而一大只“秃鹫”正在欢腾中纹丝不动地小憩，如坐定的禅师忘了人生喜苦而入境，如精神羽化的仙家弃了俗世肉身而去。但几丝木鱼缸跋后，又速速重返人间，呆呆地大眼瞪圆，讨要起灶上那点米粮。还有“一大”，困囿于水与火之间却幻想着振

翅于枝头的野闲畅游，只能在放旷烟火中低声怒吼，孤勇地缝补起眼前的破碎——水杯翻了肚，万物搬了家，灶上小鲜也撒欢地跃过铁壁，扑哧扑哧嘲笑起尺寸之间的荒诞……

好不容易过个端午！

假期最后一天，晨间晴初时分，闹山雀入了群山，窗外终于安静下来。远方，微粉的曦光晕染着青黛连天，缓缓向我漫漶而来，我知道，“南逃”终于有了盼头和归期。

阳光洒满车头，灿烂着我的归途。“一小”许是疲惫于两日的欢乐，上车便倒头睡去。“一小”失了唱和的激情，小手托腮出神，许是陷入明日重返学堂的忧愁。倏忽而来的安静让我一不留神，走错了路口，让我又经过了记忆中因岁月侵蚀得泛茶色的白墙老屋。

老屋在成渝老高速路边上，是姥爷姥姥的家，也是我欢腾的避难所。儿时坐车闪过，趴在看到5楼开着的窗户，总觉得安心：姥姥姥爷在家，现在又在忙什么……不会又是白粽子吧，我可喜欢豆沙粽子……姥爷肯定解冻了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瘦肉，等我到家投喂阳台缓步的老乌龟……

眼前林立的玻璃外墙反射格外刺眼的阳光。那爬满壁虎的白墙老屋早已不在了，就像已远走的他们，不谈归期。

思念的无力感冷得我不禁深吸一口气。好在，后排渐渐躁动，禅修不动、偶尔发声的人不堪烦扰，我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热烈的欢乐，回神仿佛已看到前方等待我们而向南大开的那扇门，又觉安心了。

于是，我意外地战胜了端午的欢愁。
（工作单位：重庆凯源燃气巴南分公司）

黄葛树副刊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推出《黄葛树》文史副刊，内容立足重庆本土、放眼全国，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事件亲历、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

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com